

蘊

悖

閣

文

集

王壯節公家傳

文集四

公王氏諱文雄字殿宣貴州玉屏人以行伍起家歷官固原提督 誥授振威將軍晉贈建威將軍自曾祖以下皆封贈如其官七歲知讀書十二通五經性高邁伉爽偶應童子試列前茅轉苦之竟棄去乾隆丁亥公年十九時緬酋蠢動大學士傅忠勇公經畧滇南道由玉屏公慨然曰懷鉛握槧此小儒事大丈夫當爲班超傳介子立功萬里外迺子身獨騎至軍前聞賊至則慷慨請戰大帥奇之命隨所部至老官屯攻柵寨克河沙徇漢塔持短兵斫賊營掀其木城磔其石與賊搏賊股慄明年駐永昌赴龍陵忙市又明年駐野牛壩復征老官屯八戰八捷緬甸平大帥

入薦以親老謝退習兵家言一年餘若有所得壬辰四月
金川土司反公復出隸阿喀木雅軍營攻舊南山梁三戰
三捷大學士溫公大奇之以功注册隸清江協癸巳正月
隨副都統額公進征大金川之控喀二月隨叅贊海公進
攻昔嶺三月撲碉奪嶺矢石傷股不退攻益力遂克之十
月進兵小金川由東路攻資里南北山梁阿喀木雅木蘭
壩大鞬路頂宗明郭宗美諾諸界鑲其營殲其酋剗酋長
首懸于竿負之而趨所獲牛馬器械無算公之從軍金川
也終日荷戈矛帕首袴鞬四出搜賊士卒非笑之將弁亦
未之奇也大將軍章佳文成公召見與語大奇之親執卮
酒以賜曰若好男子飲此出殺賊取首級歸復飲若連盡

三大卮呼而出一時得十數首級以獻且索飲文成取
巨觥與其飲大醉公得受知于文成益感奮甲午正月連
攻喇穆山梁二月攻登古羅博瓦六月攻色湖普累功補
朗洞右營守備乙未正月攻空薩爾山梁賊衆叫譟大小
搏戰三日夜乃克之四月攻木思工葛右山峯石碕城地
屬賊藪縣崕背面多蒙茸密箐仰眎絕壁千丈封狐跳舞
其上下臨惡澗蝮蛇綦綦然吞人血有聲當是時兵不滿
千且食盡士卒大怖公一呼而進曰此吾効命之時也攀
條緣木直躋其巔手刃數賊藥箭雨下鉛丸雲集公戰益
奮衆士憤激各揮短刀冒矢石直前以一當百大破碕城
大將軍上其事拜藍翎之

賜是年冬克料布曲山梁進擊索隆古又克刺烏喇進攻
格隆古則朗噶了口亦克之遂由雍中喇嘛寺直入噶喇
伊巢奏入擢湖南施南協中軍都司丙申二月攻克噶喇
伊索納木大小頭目金川平 王師凱還三月隨章佳文
成公入覲

高宗純皇帝駐蹕良鄉行郊勞禮

命文武百官皆以戎服見

賜宴紫光閣論功行賞五月公陛辭出都之施南任旋調
永順累署常德保靖九溪遊擊癸卯六月授山東兗州鎮
中營遊擊拜花翎之

賜戊申四月擢臺莊營叅將壬子四月擢直隸通州協副

將嘉慶丙辰春正月

今上嗣位奉

恩詔廕一子是時白蓮教起賊勢張甚四月公赴湖北勦賊抵軍營三十餘日大小之戰二十五

天子特賜法福禮巴圖魯名號賚以銀七月攻青潭至紅土山先設伏兵于山坳賊遁走伏兵突出左右縱擊賊偵知領兵者乃金川猛將王將軍也各錯愕不知所爲八月進兵鍾祥縣破賊于襄陽之雙溝擢河南南陽鎮總兵官冬十一月進攻草店不克佯退夜二鼓風雪大作公趣甲士銜枚疾行乘賊酣睡奪其營二十餘俘其魁餘賊羅拜乞免死不敢反不敢反公威名大著賊相與語曰黑夜劫

營怕王總兵丁巳春湖北襄陽竄賊焚保安驛公由信陽
確山追至裕州六月奸民張雲路擾息縣討平之遂自息
縣赴鄧州領所部馳往襄陽協勦議由南漳進兵時麾下
兵僅千人賊衆累萬部將恐戰不利勸守南漳且請濟師
公曰楚地官民思藉我兵爲保障今賊至不擊人困不救
上負廟堂簡任之重下失士女企望之心況賊人遠來宜
乘其乏若遷延時日則彼勢日滋我軍益餒將奈何且賊
衆烏合易與耳何懼爲乃分兵爲三隊遣襄陽遊擊賈永
吉往攻柞峪南陽都司范從志副之遣守備鄭永泰往攻
辛家坪守備吳鑽州同俞克振副之公自以二軍赴報信
坡攻其大隊賊潰散部將射之中其渠奪其兵械童穉婦

女被掠者錄其姓氏招戚屬遣之歸民間扶攜老少感泣之聲震數十里九月以兵二千赴陝禦賊戊午賊帥李金擾郿縣蓋屋公提兵出遇賊于塗且戰且行一日夜至蓋屋西之焦家鎮迺陳兵于武廟前分爲兩翼賊亦左右來拒兵乍合賊退分爲四路我軍擊之賊又列爲十隊我軍圍之賊又變爲圓陣皆殊死戰不可破公躍馬大笑曰賊亦知有兵法乎賊亦笑而應曰誠如公言公宜速避公用火器中過山鳥猝擊之賊驟退忽有執矛百人突前挑戰部下欲出公急止之俄而賊大至煙霾之中膝行伏地希潛入壘公覺之殲殺數百人賊退休于樹下是役也將士平旦會食至日中旻暴剝吮血力疲腹餒火藥鉛丸殆盡

賊將復戰士卒惶懼公下令曰敢有譁言亂軍心者斬敢有左右易處亂行列者斬衆皆肅然迺遣敢死者飛調軍火東西衝突賊稍稍散堡塞之民數十百戶各具牛酒饋餉軍士得食氣復壯調軍火者亦至公令饋食之人于廟後林樹叢雜間蹴蹋揚塵爲疑兵頃刻塵埃蔽天賊馬隊突來公令精兵躍出斫賊馬足賊馬驚駭賊衆大亂我師乘風縱擊吼聲如雷流血成澗餘賊遠颺西安解嚴由是西安士民建生祠于武廟之側塑公像而奉祀焉奏聞擢授固原提督

恩賞金玉文綺己未七月賊將龍紹周入黨池壩公扼之于貫子山賊不得入其自東南至者僞稱齊家營猝與戰

殲賊二千餘人九月生擒李智花于老鷹崖逐王三槐之黨于牛領山十月僞將軍樊人傑唐大信等竄合西鄉公引兵出嘔血數升力疾督師

天子慰勞甚至庚申四月賊自甘肅竄回敗之于洋縣野貓溝五月敗賊于黛洋灘六月敗賊于節草壩大祥壩是時甘肅賊戴家營賊俱竄西鄉堰口七月二十四日賊聚西鄉之法寶山楊家河公以所部分爲三路都司哈國龍率鄉勇馬隊由喬家店攻其西副將鮑貴都司景坤高懋率弁兵由索羅觀擊其東公自率都司鄧飛龍守備徐佑等搗其中並策應東西二路計欲一戰盡滅之賊據山頂礮石下擊兵不得上賊馬隊從溝中潛出繞截後路其東

山賊匪亦從索羅觀繞下衝突東路公見賊圍鮑貴急馳救之賊悉衆下山圍繞數重公與廩戰自晨至晡賊圍益急公身被十餘創矢石蜚集斫斷左臂傷重落馬伏地北向呼曰吾不能仰報

皇上矣遂卒時年五十有二同日殉難者總兵銜副將鮑貴都司景坤高懋守備徐佑田有及千總把總外委二十九人事聞

上震悼輟朝命卹死事之臣自提鎮下各予渥典給銀爲公治喪予祭葬入祀昭忠祠諡壯節子開雲世襲三等子爵以二品廕生官部曹擢御史出知府事有聲

盛大士曰昔人言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唐宋名臣有

家傳乃其子孫故舊未諳文體者爲之非義法也李習之
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望溪疑其以史藁誤入然則傳
可漫作邪開州何先生壯節姻屬爲余述壯節事甚詳且
以年譜屬爲傳以歸其子太守君余以文律辭不獲命乃
用習之作盧坦傳例備史氏采擇云

彭甘亭云縱橫如意其氣輪囷鬱勃其辭陸離斑駁非
此文不足以傳壯節

保康縣典史蕭君廣銓別傳

君蕭氏名水清廣銓其字廣東平遠人祖炎福建興化府知府父應銳貴州平遠州知州君以國子監生得縣尉簽掣湖北乾隆乙巳楚省大饑君奉檄襄理武昌屬邑賑務補鄖陽府保康縣典史嘉慶元年二月白蓮教謀反姚之富齊王氏起襄陽曹海揚祁中耀起房竹王蘭曾世典起保康各數萬衆保康城與襄陽房竹掎角齊王氏尤鷙勇剽掠州郡與王蘭等會于保康之白谿溝保康巨奸楊昭受妖婦僞封爲內應邑人有密告者君詭以檢查丁籍突入昭室搜其篋得賊移書囑令武士縛之押赴獄寘以法徇于衆曰逆賊罪惡滔天賊黨楊昭已正典刑敢有潛謀

不軌者與之同罪賊深銜之會苗寇作亂守城營兵調遣
四出縣令某選懦畏賊藉他事出境城中空虛賊乘其隙
君給印札百餘道曉諭四鄉激以忠義團練鄉勇殄殲寇
賊事平之日各旌其庸鄉勇未集賊已大至直抵郭外吹
角數聲大呼渡河瞬息登岸旌旗綵雜飛矢擊彈紛集如
雨君率衆登陴城故土築高不踰丈冒賊鋒刃殺傷過半
然猶慷慨死守五日夜不少懈賊肉薄緣梯而上城上人
飛亂瓦擲巨石或用長矛刺其股或用鐵綆曳起梟其首
于竹竿尋遣詣郡乞師爲賊邏者所覺懼郡兵至圍益急
二十日平明君周城巡視知事不可爲乃旋署時君次子
其薰季子其芬以應邑試歸粵君之夫人及長子其馨等

皆在署君語之曰城且陷吾義不屈爾曹其自爲計夫人
林氏曰報國盡忠願相從于地下其馨曰古人父死忠子
死孝今日之事兒敢忘諸又徧問家人皆願從死無異言
君笑曰能如是乎吾死不朽矣遂出城已陷君遇賊于縣
治前罵賊不屈死之同日徇難者學博黃君義峯吳君珍
義與賊巷戰力盡被執不屈死之君長子其馨幼子其芳
族子祚超妻弟林良鳳力戰並死夫人林氏子婦韓氏孫
女瀛仙及僕婦婢女等皆闔戶自刎賊入見積尸滿室幼
穉二人啼于尸側問之一爲君女一爲君長孫步丹年皆
八歲以矛刺之殞絕于地明日賊退復蘇林良鳳之弟良
材避賊獲免攜之而去人以爲忠誠所感云保康民人旣

殮君尸方謀所以復君讎者三月將軍恒瑞總兵文圖以秦兵援楚復竹山解房縣圍直趨保康有烏呼嶺者縣西之峻嶺也林密路險一夫當關下臨粉青河水深浪急一望浩淼賊據形勝官軍屢戰不利次日平旦賊忽奔潰官軍乘之遂過河領隊侍衛呢瑪善督諸軍並進見有頭插小青箬籃人蔽山而來呼聲震天地比哨探始知爲君印札所集鄉勇由樵採小路攻賊擒賊首王蘭曾世興獻于軍門所插小青箬籃者印札中所示別賊之號令也將軍聞之嘆息良久並以君罵賊不屈闔門徇節事聞于朝奉旨恩卹保康死事人員贈君縣丞入昭忠祠給世職以君長孫步丹襲雲騎尉夫人林氏等並祀節烈祠長子其馨

等並祀昭忠祠歲時官爲奠祭旣而其薰聞難自粵至楚
歸君之喪百姓擁柩而哭皆曰此蕭公也爲吾民而死何
以報之有仆地慟絕者鄖陽守王君叙其事書于碑時人
作詩紀之爲生氣千秋集余在都下見之并遇君之故人
得詳述其顛末云

外史氏曰烈士貞臣蹈湯赴火効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
則一良以半通之綬莫非王臣五斗之粟亦叨恩寵守其
志而不變行乎心之所安奮厲其智勇致命于危難如蕭
君者偉然烈丈夫矣若其全家引決婦孺死忠健兒能磔
石以投人國殤爲厲鬼以殺賊雖古史所載奚多覩焉

彭甘亭云得六朝史傳體後半烏呼崕一段逃離愴怳

嶺斷雲連則惟史遷有此意境班范以後不多見何況
近人

黃伯璣傳

吾友黃伯璣以嘉慶二十五年秋卒于廣信余聞赴哭之
慟思爲叙其事畧夫非史官而作傳非法也爲異姓作家
傳非禮也然余與伯璣交三載相知獨深伯璣曾自言其
詩必待余訂定然後可存余旣哀其所作入粵東七子集
復立小傳以志余懷舊之感君姓黃氏諱玉衡伯璣其字
一字小舟廣東順德人父丹書以優貢舉孝廉爲學官工
詩與同邑張錦芳黎簡呂堅齊名有鴻雪齋藁伯璣名父
之子爲諸生有聲嘉慶十二年舉于鄉十六年成進士入
詞館二十四年擢浙江道監察御史甫拜官卽封章條奏
謂治國之本在平安民安民之法在乎察吏

皇上御極以來兢兢業業訓誡臣下深切著明一切因循疲玩之習速宜整頓而大吏多徇庇寮屬之心守令無振作敢爲之氣以致政務廢弛獄訟繁多被冤之民相率叩閭遠近絡繹核其積弊厥有四端一曰幕友龕曉律法濫膺幣聘要結徒黨盤踞要路欺官若瞽賣批作奸一曰長隨獻納私貲倍蓰索值鬼蜮簸弄苞苴愆恩官墮其術民罹其災一曰外馬名不隸官訟之謀主翻雲作雨指鹿爲馬倒置是非攫取贓賄一曰蠹役磨牙利齒食人膏血雀飛鷗逐虎威狐假愚民被誣冤憤莫雪今欲肅清諸弊掃除積習惟在嚴設法令遠近密訪上自督撫下及州縣隨事糾察稍有縱佚立予罪愆倘謂 朝廷寬大不尙苛急

則當思紛紛上控者之有損 國體卽可知釐剔弊竇者
之有裨政體矣奏入

天子嘉之於是直聲大著嘗語人曰朝廷以宰相爲股肱
以諫官爲耳目任事而畏難籌事而寡斷宰相之咎也遇
事而不言言事而不當諫官之咎也人以爲名言暇日則
圖書百城爲辭賦文采華瞻古今體詩尤清超有骨韻已
昨分校順天鄉試所拔多知名士明年春以省墓乞假偕
鎮平黃香鐵自潞河買舟香鐵與伯璣同宗又同歲生兩
人皆工於詩過佳山水輒作數日遊至江西之廣信猝遭
時癘卽大劇廣信守黃君霽青往視之切其脈已絕伯璣
猶不自知其疾亟也醫至竟不治霽青曰朋友死無所歸

於我殯爲之經理喪具香鐵以其櫬歸羊城伯璣故貧歿之日家徒壁立猶憶庚辰五月道由淮陰訪余學舍有某太守聞其來餽之金伯璣以爲無處而餽也峻却之嗚呼可以風已歿年四十有四有安心竟齋詩文集及在庵雜箸藏于家

論曰伯璣以瑰偉奇傑之才登翰苑擢諫垣雲霧霞舉英英吐采彼造物者何遽奪其年之速也其爲人蹈和葆素結交尙氣誼與庸庸者不同惟庸才能享庸福嗚呼此伯璣之所以蚤死也夫

胡蛟門傳

君姓胡氏諱金誥字晉階一字蛟門世居太倉直塘鎮後遷州城北門內君以辛酉科選貢太學因病不赴敷門箬述嘗分修太倉州志余亦得與校錄與君同處志館者二年總纂者爲青浦王司寇述庵先生蛟門與余同受業于王先生之門時同里汪宮庶靜厓先生選婁東詩派搜羅採訪得君之力甚多君詩出入杜韓元白於坡翁尤近余與汪彥博厚夫陸學欽子若孫理少初張鐸椒卿陸仁欽少雲常造君齋論詩君每歲詩屬藁屢改至除夕而止明歲元日則錄爲定本故其詩不輕示人所示人者必其改定之本也箬有觀我生齋藁紺雪山房藁論學宗姚江王

氏旁叅釋典中年專師程朱所造益邃居家焚香卻掃意
致閒靜出門未嘗不衣冠造次必於儒者舊有良田數百
畝家小康好施與戚族貧乏者必周給之度用漸絀吾州
自嘉慶初年有司徵糧或爲吏胥藉手其强有力者咸以
浮收控大府君曰浮收固吏胥之罪然語侵邑侯是下犯
上也斷不可迺遂恣其所欲無異言以故家益落貨券叢
積則折變田產以償之每歲中冬邑之號稱文士工口辯
者相與奔走官倉以沾餘瀝其愚者忍凍餒日夜逐逐無
所獲輒忿罵其黠者或陽爲解勸陰援吏胥則所獲益豐
而君獨偕二三窮交擁孤檠吸苦茗圍鑪聯句以爲笑樂
夜漏三鼓雪花紛飛風撼撼撼窗紙有聲座客已散余與

君猶低徊不忍別也君善譚藝尤喜述鄉邦掌故友人顧仁仲嘗出其先世畫像數軸命工人裝治君見之肅然敬禮退檢舊志一一著錄時有李翁成萬者布衣以述作自任君聞邑中軼事有所疑必問李翁歸而以李翁言告余余亦得所未聞君年四十卽營生壙又爲其子納頰丙寅夏疾數日而卒卒之前一日猶葛巾倚于中庭見天氣晴爽欣然自得非聞道者而能若是邪孤子道恭有作傳之請余知君深不敢辭不敢以浮言譽君君之靈其鑒之也論曰吾州近年文人好與市僧伍染其俗習謔浪笑傲出語村鄙無詩書風雅氣老友如顧思義仁仲胡一騏軼羣言坊行表有蛟門之遺風然一傳衆咻積風不振伊可危

也亦可嘆也

張椒卿傳

張椒卿諱鐸一字子木鎮洋人世居雙橋鎮楊林塘父雲萬習買人業折閱不市椒卿從其師蕭揆讀書樊村涇年十七入縣學二十中乾隆甲寅科副榜少敏穎以閎雅自憲學使胡文恪公命其默誦三都賦不遺一字嘗肄業婁東書院與其友人盛大士皆好爲齊梁穠麗之體絺章繡句不守時藝繩墨同輩非笑之擲草大言不慙謂異日朝廷若開鴻詞科余當與盛某偕往餘子不足道也聞者譁然曰此狂生狂生各斂退不敢近然椒卿外似狂而內實狷雖窮空不肯苟取惟以修脯所入養其親與其妻子又不善治生至歲暮必掣肘少失母中年鰥居旋丁父憂

喪葬之費無所出以其田廬盡棄之所得不滿百鎰送死
事畢子歛無所歸一子甫六歲攜之虞山客于言氏年三
十餘漸積散其豪放不類少時性嗜酒憤懣之氣無可發
舒則于酒後大聲誦其自作詩聲徹遠近又喜誦梅村永
和宮詞圓圓曲諸篇皆于酒樓廣座中朗唱以兩手作彈
琵琶狀旁若無人常與吳卓信孫理爲長夜之飲卓信先
與盛大士善後亦交于椒卿復因椒卿交于孫理四人皆
耽于酒孫最豪椒卿次之吳與盛大士又次之一月數舉日出
而集夜半而散每會必有詩吳卓信盛大士或作題壁小
記椒卿稍稍刪潤之孫理工書必傳寫數紙以誇示人而
椒卿以嗜酒境愈困盛大士曰若酒貲涸矣盍少減椒卿

笑不答久之曰若飲酒我不禁若我飲酒若何禁我乃不敢言當是時椒卿客廬山數易主數不相得竟無復有延之者其同歲生陽湖趙君學翰守湖州往依焉欣然畱之客湖州二年廬山酒人或窮困老死或他出各星散不復聚而椒卿不久亦死死後詩文集皆無刊本其子更貧乏不能自存異日不知其能成立否也

論曰鎮洋瀕海一隅多才士然近日以通才自負者皆邈然少年耳求其大雅闔達如張椒卿者何可多得哉廬山吳卓信同邑孫理盛大士各負氣不相下然皆服膺椒卿假使椒卿尚在與邈然少年同聚處則狎而翫之不能知其才之不可及矣

孫少初傳

孫少初諱理以字行鎮洋人居沙溪鎮嗜酒負才爲諸生
屢以詩賦冠歲科試試之日必盡醉乃入場復攜酒雜考
具中且飲且屬藁出場酣飲達旦同試者厭之或遷寓以
避其友人張鐸盛大士以舉貢不與試猶襍被往崑山與
少初飲少初流連忘反學使榜發遠近爭購少初試作少
初醉不能鈔屬其友傳寫一日數十紙立盡悉付人不存
藁見人絕不談詩文動止言笑皆有酒狂風趣出門必繫
酒瓶于衣帶間塞其口渴卽吸之居家擁書百城几案皆
酒香噴薄所選九家詩館閣賦皆醉後評注然精當不可
易年二十餘才名藉甚門弟子受業者皆獲雋少初窮空

自若中年境益困遭家多故挈其妻子之虞山受徒于蔣氏是時張鐸盛大士先後客虞山三人相聚甚樂一月會飲五六日會必有詩有吳卓信者虞山人磊落負奇氣能爲古文章遂約爲長夜之飲飲之明日或詩或文爛然可觀狂名大著虞山人延師者謂婁東人耽酒曠館職戒勿聘蔣氏雖無逐客令而心弗善也壬申七月少初以酒病不赴館病已仍不赴其夫人諫之曰寒士覓館難棄之豈不可惜少初大怒切責又舉酒大酌少初夫人胡蛟門之妹也素婉順伉儷甚篤忽反目則悔且懟夜四鼓自縊于房至旦乃覺已不揀少初大哭不欲生數日悲少止欲戒飲竟不能自禁乃沈醉如初然少初自是益鬱結憤懣忽

歌忽哭吳卓信張鐸盛大士且不敢與之痛飲少初時而
朋飲時而獨飲一日盡燒其應制詩文數十百首其不燒
者皆酒後悲歌感慨之作又不自編次叢雜于殘書破紙
中旣而卓信老病鐸南遊浙大士北之燕諸人星散少初
笑笑然酒興大敗詩亦不作閩一二年竟以死

盛大士曰少初死數年矣余讀其詩哀其志其果死于酒
耶抑不得已而託之于酒以至于死耶悠悠世上誰復知
有少初其人者

徐封君傳

徐封君諱樟字豫同一字洪亞嘉定人諸生以子貴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其先世自常孰遷崑山數傳復遷嘉定曾祖某祖某皆績學力行父昌潮國子監生與同邑諸前輩爲文社有聲君能世其家學質性醇厚事父母以孝聞父患咯血經年一再發發則視盥漱調藥餌歷數十晝夜無少間居父憂毀瘠過禮幾不勝喪又恐傷慈母心嗚咽不出聲而哭愈痛家貧年荒負米數十里外嘗之寶山忽心痛遽歸歸而母夫人疾作甚劇竟不起然至孝所感母子終得相見及銜索再毀負土成隴卜吉祖塋之南某字圩廣植冬青松檟鬱鬱蒼翠春秋展拜泣涕灑血道旁

觀者嘆息不忍視處宗族鄉黨間睦姻友愛死喪之戚贈賻如其力無吝色或有道其盛德者退謝却步若無所容或失德于君君不介意人以此難之君素坦白非強制而含忍也少習制科業其文幽雋紆折不利時好屢應科舉不第喟然曰窮達命也用否時也士貴自立何用此役役者爲初徐氏在前明爲吳中甲族入國朝益鼎貴君之高祖諱文溥恬退不樂仕進族人居京秩者數寓書招之入都稱疾不果往君亦高尚如其先人雖無戚族有氣力者相推挽然其意量翛然遠矣君旣無仕宦心乃以其學引進後賢弟子著錄者日益衆又精畫理好篆籀有求之者則曰某未之學也嗟乎自近世文士不古若而一長自

憲衆口交譽或竟以此掇巍科弋厚祿惟君視之夷然不屑則其有得於中者深矣君二子長述虔以諸生入太學嘉慶二十三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篤志勵學與儕輩居謙遜樸訥亦猶行君之志也次述岐國子監生亦能守父兄教無浮躁氣習憶余少從先君子讀書里塾見父之執隅坐屏息不問不敢對同舍生皆循循有規矩今此風少衰歎矣嘉定爲吾州屬邑而古處未濶後進之士雅不欲以文采聲望相炫耀觀君之所以訓其子及君歿而述虔復以之訓其弟然則君之爲人可知已述虔之在京師也君作書訓其慎交遊絕奔競通籍後又誡之曰人生祿位爵秩各有定數受恩多立朝難矣述虔志之

不敢忘先是戊寅之春君以書示述虔曰術者云汝有歲
厄若不第卽速歸而述虔卽以是年鄉舉豈術者之言不
驗與抑爲善無不報而吉凶皆人所自主與則謂天道不
可知者其說又不盡然也述虔所具行狀必不至自誣其
先人故允其所請備嚶城文獻之采擇若其居鄉遇公事
踴躍興利除弊人頌其德此則經世之才小試于桑梓特
世無知君者而君之所見止此也悲夫

汪青州家傳

余同邑友人知青州府事汪君卒于道光四年八月某日
前數日呼其子元仁曰余病革速遣人至山陽邀汝師盛
先生歸元仁曰先生在官恐難速歸君不應明日又促之
元仁權辭慰君君盼望不至長嘆而瞑嗚呼痛哉十月余
假旋送君葬元仁述君語相向而哭君汪氏諱彥博字潞
勲一字厚夫號文軒鎮洋人祖廷璵父學金皆以進士一
甲第三人入翰苑晉顯秩厯掌文柄君以乾隆四十九年
召試

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乾隆五十二年成進士其在內則
由內閣直軍機登詞館改刑曹擢御史巡視東城其在外

則兩使粵西一典鄉試一任學政守青州三年君自十七歲通籍前後居官三十年勤慎廉明無過失爲御史則直聲尤著嘉慶十有四年陳慎重封圻疏及抽查五閘漕糧乃極陳漕弊有云各省漕糧從前原不能無升合浮收以防折耗今則貪官墨吏慾壑難盈上次加二下次又加三再復一年逐漸遞增直至加七加八之多尚無底止臣竊見漕弊叢生包攬之徒爭輸醜米而地方官內多私欲外以米色爲名反將糧戶好米有意挑斥鄉民凍守需時篩撮狼籍輾轉駁換較之額外浮收更形其苦臣請我皇上責成巡撫糧道實力查察以除民害

詔從其言于是江蘇漕政畧有轉機君之力也十八年君

在粵西聞都中逆匪滋事隱然抱憂國之思二十三年君以太恭人服闋補官上整飭武備疏其畧云國家以神武定天下近因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十八年九月禁城之變賊衆不過七十餘人官兵已措手不及倘其時賊首李文成遂其逆謀與林清爲聲援糾結黨與直犯都門豈一二城門尉所能抵禦今雖畿甸肅清而禦患之具不可少廢故臣愚以爲欲保禁城之鞏固必先嚴內九門之警巡欲嚴內九門之警巡必先重外七門之防守查巡捕五營額兵一萬分撥二十三汛每汛四百餘名五營額設烏鎗一千桿請于提督步軍統領所轄之中營擇其精壯者撥出兵一千名兩翼所轄之南北左右四營亦各撥出兵一千

名合爲五千並添置烏鎗四千桿專司操演至于八旗子弟素稱勁旅雖大閱鉅典未能數舉然須每年抽閱一兩旗示以賞罰于簡稽軍實之中寓揀拔將材之意其各省營兵則全以八旗駐防爲表率而駐防兵遠不如前請通飭督撫將軍提鎮隨時訓練名糧之缺者足之戎器之敝者補之堡房之壞者葺之斷不可吝目前之小費貽後來之大患朕而有治法無治人伏願我皇上于知人善任之道時時加意焉

上覽奏云所論是非皆有難以盡從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妥議具奏而議者格于成例竟駁之是年四月風霾晝晦

詔求直言君抗疏謂 朝廷捐官事例不可屢開漕糧浮收積弊不可不除權關盈餘雜稅不可過嚴

皇上志切愛民而民間未沾實惠者咎在大小臣工營私圖利百弊日滋方今民生和樂雖不至疾苦顛連然亦不可不防其漸也疏凡二千餘言辭甚懇直

上以示軍機大臣且曰朕不惡聞逆耳之言也奏藁遠近傳播余寓君齋熟誦之今不盡記憶特撮其大旨如此君官青州治獄平允民間多以煤井爭訟者君至則剖析情偽積案盡結以廉介率僚屬四時饋送恒例皆却不受重建雲門書院興起文教青州人士卽奉君粵西校士文爲程式博興城南有小清河旱潦皆爲民患君率屬疏濬使

民有可耕之田其善政甚多余惟古史義例常事不書故畧之居鄉屢創義舉曾捐貲公建太屬會館于京師之宣武門道光三年州境大水君子病中倡議捐金賑荒且欲特建義倉首捐米五百石折簡招邑中富者會議事將登其名于冊呈之州守富者不至招之再則曰此事須汪公一人主持某某自顧不暇弗敢與聞君浩嘆而已自是鬱鬱不樂病亦漸劇空齋獨坐時聞感喟聲詢之默無一語客至謝弗納君嫉惡如仇與俗士遇則目他顧若未嘗見者寒暄泛語亦不肯少假借人以此多不悅里中相知若余與胡蛟門彭甘亭皆所至契者君與余數人議論亦不盡合余尤執拘各出所見相詰君不之服余爲人所譏君

必力辯之嗚呼可謂知己矣君性穎異七八歲時與諸舅
弟姊妹戲作春秋晉楚諸侯爭爲盟主長通經史善談名
理尤工于詩嘗自評其詩由蘇而韓由韓而杜近又最喜
太白所著有養泉齋初集續集文集奏疏如干卷其居家
孝友訓子弟有禮法自奉儉素待人坦白皆合於古君子
之庸行亦以常事不書之例並畧之卒年五十有七子元
仁諸生元崇元茹

論曰君嘗感異夢知前身爲李長吉因悟過去未來之說
又好言神仙事謂蓬萊方丈瀛洲去人間不遠也余故設
辭以難之詰辯往復不肯屈則怫然愠此或君之所短與
然君夙慧性成雖不獲大用于世而當世皆想望其風采

仙乎佛乎非可于塵中人求之也

厚夫太守居官有政績爲御史尤敢言余特舉其大者
作傳之體書人官階不係以最尊必係以最後此傳詳
載御史事而題標青州從其後者而言也大士自記

惲節母傳

陽湖惲徵君秉怡以其大母唐孺人之行屬爲傳余惟史氏之法婦人無奇節不立傳今唐孺人以節孝聞宜有傳然婦人守節者其事舅姑訓子孫辭事相類雖鉅公秉筆不能表異余不文不足以傳孺人況爲異姓立家傳非古也然秉怡之請甚勤余不敢以文律辭按狀孺人唐氏武進人其曾王父諱某字靖元與同邑惲南田先生齊名爲毘陵六逸之一孺人年二十五適南田族孫某字邁侯工書畫得惲氏家法貧無僦石及得療疾支離床褥間語孺人曰我死卿將何以自守孺人曰爲惲氏鬼與君相見于泉下耳喪葬畢家益窶始猶一日二鬴間以糠覈繼迺十

日之內舉火者僅三四日憚氏族人無男女幼長皆爲孺人危孺人志益堅不少挫遽侯之女弟適瞿氏者與孺人最相得見孺人困厄悲慟失聲孺人曰生死度外事也願無效楚囚之泣俄而戚屬之貧無賴與遽侯素有隙者率其黨悉至于庭將爲覆巢毀室之計孺人慷慨數語正色不屈衆卽解散亦不復問構難者爲誰也卒年八十有四子某國子監生方畧館議敘補肥鄉尉孫秉怡國子監生詔舉孝廉方正曾孫受章舉嘉慶二十三年鄉試次彙昌諸生次慶遷

房烈婦傳

房烈婦海州沐陽孟氏女也年十七歸于房房故農家薄田數畝佐夫耕耨以養舅姑茹檐土室食貧而居會年不登繼以疫癘田售他姓爲傭作無以餬口迺與其夫勾而求食嘉慶丙子秋癘大作其夫病甚飲食藥餌皆勾諸道路中知其情者憐而給之夫死棺木無所得舅姑將委之于壑婦不可于是好義之士輸錢以助之葬婦旦夕哭于墓淚盡則血流口鼻著草木皆赤舅姑感且傷不忍勸也舅衰邁兩目眩瞽跬步不出戶牖婦從其姑勾以歸養明年孟氏召之歸具言母病革欲一見女相與永訣婦恐紿已猶豫不往姑勸之再始歸歸則母故無恙且曰兒何自

苦盛年擇壻不患無耦奚以泣爲婦曰母生兒之身尤望
生兒之心兒拂母之心終不改兒之節有死而已夫復何
求先是婦別舅姑期以五日五日不反或有事變恐不復
相見矣洒淚而出孟知事不諧乃錮之不使去復遣鄰媼
諷諭之卒不答一日父傭東邨母出挑菜鄰兒至門圭竇
闐寂婦已扼吭而死實嘉慶二十二年某月某日事也嗟
乎古人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死難當房婦夫死之日
屢瀕于死特以舅姑在故不死乃孟氏必欲致之死地而
婦始以一死行其心之所安可不謂烈與士君子束身名
教維持風化迺或困于飢寒改其志節途窮日暮倒行逆
施其有愧于房烈婦者多矣

樵煙野客傳

樵煙野客者居于韜光靈隱之間丙子秋余過西湖冷泉亭憩飛來峯下聞呼猿洞口有吟聲攀崖入有屋數椽童子倚門余問吟詩者誰不對請見不許固強之乃導余入松毛爲籬藤蘿屈曲屋小而深筆床茶竈位置整潔一客凭几而吟年六十許頎然秀削清而不枯鬚髯蒼然衣冠甚古揖余問所從來余曰聞吟聲故來客曰余不知詩何能吟且請坐命童子煮茶談吐極清遠其音吳音也叩以姓氏不答亦不問余姓氏余心異之見几上真山居圖卷自題樵煙野客卽呼之曰樵煙客喜謂余解人見余扇頭自書秋草詩頗欣賞取別紙手錄字法秀勁道逸于宋大

家中絕似山谷余更異之客呼余爲秋草君薄暝余辭去
客亦不復留越三日余復造焉則客已先坐冷泉亭邀至
舊所居處滃茗溫酒摘園蔬烹池魚殷勤勸餐笑語款洽
酒半酣縱談史傳事上下千古如示諸掌兼及文章辭賦
升降源流羅列淹貫而于近人箸述皆似無足當意者余
大驚索其詩文則皆隨手散弄不存藁惟示和余秋草詩
四首讀之琅琅然瑟瑟然而頗有哀悽之意余屢詢之客
曰僕非逃世者流少時亦嘗弋獵浮譽中年人事多故鬱
鬱不樂所居近市往來皆駟僮無可談者余乃攜書一篋
放懷山水作詩文以自娛此處離家不過二三百里然已
六七年不歸矣余爲黯然客曰君可作竟夕譚遂欣然留

宿自童子外別無他僕門庭闐然一尊相對意致閒暇余
又以里居姓氏問客曰君何俗見之未除也竟不告明日
余歸客吟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一笑而
別翌日余復往則落葉滿階蓬門深掩立于叢篁雜樹中
聞水聲潺潺過澗一僧從澗後出余問客何在僧曰客爲
誰曰樵煙曰樵煙爲誰余指其廬僧曰是偕童子買小舫
載書篋移居于雲棲寺後矣余悵快而歸夜不成寐晨起
策蹇孤往歷梵村入雲棲深處徧問之茫然不知山中有
是人也

或云客姓陳爲小顛上人所交契然卒不知其爲何許
人也青浦陸萊臧遊理安寺遇一客善談詩操吳音癯

顏鶴立詢其姓氏笑而不應未知卽樵煙否山林中大
有人人自不之識耳或以余爲寓言則誤矣大士自記

書贈知府試用知縣李君毓昌事

嘉慶十三年淮安大饑有

詔賑粟卽墨李君毓昌以新進士授縣令發江蘇奉檄分
查山陽盩河各鄉戶口山陽令王仲漢墨吏也其用事之
僕曰包祥凡所關白陰伺仲漢意仲漢以意授祥凡不置
可否者皆心許之祥以故得肆其惡李君嚴介不可犯祥
畏而惡之李君之僕李祥貪狠與包祥同二祥約爲兄弟
願同事仲漢李君編災戶九千人仲漢命包祥勸增虛戶
萬人李君叱之祥以告仲漢又固彊之卒不可仲漢慙且
恚且患李君之許其私也歸咎包祥謂不善詞令故見絕
包祥不敢復請李祥曰而竟不能報而主邪吾若棄吾主

歸而主必有以報而主者包祥亦患仲漢之不用已也謂李祥曰若爲我謀我不負若李祥僞不許與之盟而許之有顧祥馬連升者亦隨李君至淮以荒賑爲利藪旣失望有怨言二人因之以構禍冬十一月六日仲漢飲李君酒李醉歸夜半就寢忽聞包祥叩門李祥急出偕入直至子房顧祥馬連升亦從屏後出李君錯愕不及問數人縛其手灌以酖酒而縊之明日以縊報府府詰之再伸漢懼告之故饋以金太守王轂酷且貪喜伸漢之賂已也迺以遇崇自縊聞于大府事遂寢未幾李君叔父李太清至歸其喪于卽墨見所遺衣袖有血斑疑且駭又有荆崇發者亦卽墨人忽瞋目大呼曰我李某也爲山陽賑事被害今

奉上帝命司曲阜城隍吾友荆崇發佐之言已荆亦死聞者愈誠太清啟棺則有紙符銅鏡各書咒語肢體青黥色太清卽日奔控于京師且言毓昌早喪父母無兄弟無子獨寡婦苦守陳訴之際痛哭失聲奏入

仁宗震怒

命山東撫臣吉綸臬臣朱錫爵檢視得實誅王穀王伸漢斬包祥礫李祥顧祥馬連升摘李祥之心以祭毓昌自督臣以下失察袒庇者議罪有差贈毓昌知府銜嗣子某

欽賜舉人太清

欽賜武舉

御製五言長律詩刻石以旌其墓淮人閔李君之守正而

被禍也卽其所館之善緣庵立木主祀之李君雖死亦無憾矣伸漢之惡釀于包祥王轂之罪成于伸漢上縱其下下罔其上貪婪黷貨以焚其身吁可畏哉書之以爲居官者戒

書章佳文成公軼事

長白章佳文成公爲我 朝名臣受

純廟簡任出入將相豐功駿烈古所罕有公征金川奏凱
還 朝時和珅漸貴倨公見之笑曰曩在軍營聞 朝中
有小和大人者非足下邪其後和珅益驕恣公獨藐視之
和珅每事必畏公不敢令公知也有某學士謁公爲閹者
所却某乘醉大罵聲徹于庭閹者怒而訴公公曰此醉學
士耳速延入謝過某慚而退公御下嚴將士武臣以戎服
見握刀屬弓矢帕首袴襪詣軍門白事皆戰慄不敢近見
文學後進則正衣冠改容談論古今事日昃無勑其虛衷
愛士如此余嘗考唐人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篇以

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惟恭錄 上諭詳列奏牘而已其
嘉言燬行湮沒不少偶紀文成軼事俾後之爲名臣言行
錄者有所採擇焉

婁縣葉叙蘭校

張若雲書論校太平御覽

文集五

客冬邂逅如舊相識別後屢辱存問僕以歲事牽率匆促解維虞山婁水百里而近款晤之期當復不遠屬校太平御覽先得數卷奉寄覆閱諸君校本每卷僭正數十條惟孫君子瀟黃君琴六所經審定矜慎有識餘子雖駁辯典博核之鄙意終不甚慊夫校書祇讀書之緒餘而改書乃校書之大忌慨自方策叢佚一變而爲筆錄再變而爲板印蘇氏有言諸子百家之書近歲轉相摹刻多而易致然宋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諸家號稱藏書而叢龐顛錯魯魚亥豕不勝枚舉獨吳中曾文彥和賀鑄方回二家俱手自讐校不妄竄改數百年後善本久湮明代中

葉士不師古校書之家任意增刪御覽舊刻尤多舛謬一
葉之內譌錯屢出一卷之中脫軼不少今欲竭蒐討之精
神復曩昔之面目戛乎其難之矣足下所有舊藏鈔本雖
缺軼不全而足資採取又得何君夢華影宋鈔本大可依
據夫舊鈔影宋雖未必一字無訛而餽羊之設碩果之存
篤信好學珍同拱璧乃諸君不以鈔本正明刻之訛反以
他書亂御覽之舊某條据某經某句据某史點竄塗改體
無完膚是匪爲御覽傳信直欲爲明人助虐也竊謂舊鈔
之字義苟畧通卽宜堅守明刻之本語太易曉轉難輕信
伊古箸述之體類多詰屈非如制舉之文僅求諧暢大學
之述秦誓與尙書異中庸之引嘉樂與毛詩亦異童而習

之皆無可疑何獨於御覽一書盈庭聚訟僕甚惑之曩曾與夢華議欲依影宋槧板毫不增損於守殘抱匱之中得闕疑慎言之義而足下意見不合必欲博綜載籍實事求是則當嚴定規條歸於畫一凡舊鈔與他書同與明刻異者宜從舊鈔明刻與舊鈔同與他書異者宜從明刻如此方是以他書校御覽非強御覽以就他書也以舊鈔正明刻非援明刻以混舊鈔也若如諸君所校則竟可名其書曰虞山張氏重訂太平御覽而非僕之所敢奉命矣膠固之論流於激切惟足下警之

蕭梅生云自宋儒勇于改書明人尤爲妄作是篇堅守舊刻謹慎校讐深得漢人家法而義旨閎深詞條暢茂

絕似蒼施閣集中說經文字

答黃琴六書論古泉幣制度

琴六足下前過高齋出古泉見示如披羣玉之府僕思奉鐵五銖二品易太和五銖足下咨弗與反誚僕以五十里易安陵爲貪而不知足毋乃太過與太和本無甚寶貴特吾家寡有故以爲請何貪之有承詢古刀布諸品按泉志所云異布字多不可識當時金光襲李孝美董道之徒疎于考證沿及洪氏訛以傳訛今考古幣字有曰平陽者史記秦本紀寧公二年徙居平陽括地志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里有曰安陽者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攻晉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括地志卽今相州外城是皆秦幣也有曰庀陽者史記魏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庀

陽城括地志庀陽故城一名北庀在鄭州滎陽縣十七里
此幣卽唐西河別駕李幼奇于長平溪澗中得者洪氏以
爲字類科斗不可識者是也齊刀字或作齊太公或作齊
北杏皆謬當以齊吉貨爲是山左金石志云化卽貨字或
作人者化字之反莒刀面文兩圓卽莒字此亦齊器戰國
策樂毅伐齊城不下者惟莒卽墨是莒亦齊之大都會故
得鑄貨金也諸刀幣皆作于戰國先秦間或以平陽安陽
屬虞夏齊刀屬周初莒刀屬春秋時者皆非是漢書食貨
志王莽鑄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
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直一百自小布
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

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直千錢是爲布貨十品所謂大布卽大布黃千黃與橫通其直當千故名橫千黃卽橫古橫衡二字通詳禮經鄭注毛詩鄭箋史記大橫庚庚橫卽衡字衡者平也梨刀平五百之類也橫作黃者猶黌舍卽橫舍颺颺爲橫颺黃乃橫省橫又有黃音國語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是也莽鑄泉布由小泉直一至大泉五十皆于泉上著明所直之數由小布一百至大布黃千亦于布上著明所直之數今世尚有畱遺皆著一百二百字與漢志合洪氏僅列布名不載所直以意圖形未曾目見妄引張台之說讀大布黃千爲大黃布刀謂莽自稱黃帝後裔大黃猶漢稱大漢則何不稱大新乎此又不經之說也

篆文刀字中無一點千字類刀中間以點代畫如周穆公
鼎朱作𠂔生鼎生作𠂔之類不可枚舉且莽鑄泉刀布
三品刀與布豈得混合乎布貨十品外別有貨布單著二
字亦猶泉貨六品外別有貨泉單著二字可知莽鑄泉貨
皆對待爲之其例更無可疑也又按次布九百九作𠂔弟
布八百八作𠂔皆以一作五以一作一象籌竿形今人以
直橫紀數此其權輿與𠂔刀之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
二寸文曰𠂔刀平五百按𠂔字說文𠂔部下从木上从𠂔
𠂔字从丰从刀取分別之義𠂔字在大部莽之制刀字从
木今世有从大者贗物也古刀幣歷千數百年好事者以
偽亂真斷難證信若藉以攷據吉金務在實事求是洪志

疎漏當駁正之足下又詢及馬錢制度僕按馬錢有魏將
吳起秦將散騎蜀將馬超魏騎驥足齊將田單又有飛黃
渠黃赤兔赤駒躡足追風赤電汗血諸名目或字在上下
或左右幕文皆作馬亦有馬在正面者僕所藏甚少所見
亦不廣友人錢同人云馬錢諸名見于李清照宣和打馬
圖清照自序云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闌
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久各有圖
經凡例可攷宣和間人取二種參襍加減所謂宣和馬者
是矣予獨愛依經馬云是清照此圖有馬無將故所列但
有馬名與世所傳馬錢頗有合者然則秦將蜀將其殆闕
西馬所用邪同人博極金石搜訪古泉貫穿歷代正閏年

號旁及外國錢下及撒帳吉語壓勝諸品所著圖譜珍奇
殺列惜不令足下見之吳頊儒所示大中通寶錢古色斑
斕然不過四百餘年物耳考明會典知此錢係太祖爲吳
王時所鑄或誤指爲唐錢不知唐宣宗大中年間無鼓鑄
事亦猶張士誠之天佑通寶或云是唐天佑不知唐哀宗
號天佑在位四年唐亡後唐莊宗仍號天佑然皆不聞有
鑄錢事也昨李湘芷贈我大觀通寶錢中無方孔下有枋
長一寸二分幕無輪郭有光可鑑湘芷云此錢鏡也俟續
攷足下暇時過我卽當出以相示其雙龍雙鯉錢銅質精
好足供珍翫爰再示我卽當奉還僕雖貪多務得何敢爲
并吞之謀况足下保此區區亦難自豪乃復襲而取之夫

何忍哉一笑不宣

與蕭子山書

子山足下九月間高軒過虞山于李湘芷處得半日談知足下論詩脫弄凡近深爲悅服古人之詩各有谿徑可入而學之至於古人者必無復有谿徑而後吾之性情與古同吾之面目與古異今謂子面如我面我不信也謂我詩如子詩我不願也況古人去我千百年古人之上復有古人各自爲其詩各自傳於今今之爲詩者亦不過各自爲其詩各自傳於後耳然詩有無窮之變化未嘗無一定之格律近年江以南詩風氣愈變愈新愈趨愈降其于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任意流覽功夫不深閱選本不閱專集得其外貌失其內心執筆學之如塗塗附見有獨闢生面者

能于陳腐中忽創新異遂羣然效之乃逸乃諺旣誕是欲
自異于古人之面目而轉襲俗下之面目也又恐己之所
是人之所非必且遂非文過攻人之非以顯己之是大聲
疾呼謂必如是方爲詩不如是卽非詩夫詩亦各言其志
而已士各有志不能相强行其志以達其辭無詩之見者
存何有人之見者存至于力之有到有不到則惟盡吾心
而已詩之或傳或不傳則吾不得而知也僕之于詩無所
得然此中人語頗不欲爲外人道而足下非外人也故卽
足下之論而申言之同里儕輩中工詩者不少其純駁或
互見足下掃而空之僕則未敢妄議耳常就吳頊儒能爲
韓歐之文詩非所長然亦有宏暢清朗者其人負氣嫉惡

近稍和易其學問殆更進邪與足下亦有舊故附及之十
一月十八日大士謹上

答陸祁生書

祁生足下來書評論拙詩獎許過甚不敢當竊嘗閱古人專集自首至末諷詠數過而一代之興衰治亂一時之風俗人心以及作詩之人之行藏遭際身世顯晦友朋骨肉死生契濶燎若指掌上可以補史傳之闕遺下可以備志乘之蒐討而又言之有文行而自遠則不朽之業具於是矣僕自廿數年來亦嘗參稽列朝之掌故博訪時政之利弊延覽當世之賢豪商畧出處之大義雖不能措之於事亦竊欲見之於詩而集中所已刻之作不盡爲意中所欲作之詩卽或體備比興義兼諷諭而授今證古牽率比附忠愛之旨鬱而不舒抗墜之音繁而不殺其去古之作者

不可以道里計也昔人論文有云賢者之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患在乎有心爲關係自非沈深激宕動合自然惻怛慈愛出於至性則是以隨聲附和之辭作無病呻吟之狀言之或可動人而詩中未嘗有我僕甚病之用是刻苦淬厲有一於此必當速改此中甘苦惟足下共喻之願與足下共勉之而已大集有續印者卽望惠寄勿遲
大士頓首

陸祁生云大哉言乎盡之矣

與丁儉卿書論陳壽三國志體例

昨惠顧論及陳承祚三國志體例具見足下讀史實有卓識歷代正史自史記兩漢書外首推三國志爲良史其敘事簡括實出于蔚宗之上後人妄議其帝魏寇蜀直與兒童之見無異蓋自魏氏篡漢晉承魏禪中原人士咸謂正統在魏矣承祚乃定爲三國不予魏以正統其意實欲尊蜀而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保有一隅不獲混一區宇史家據事直書自不得目之爲大一統至于吳據江表又無論已其書有傳無志表以三國不足當一代之制故畧之其有評而無贊魏吳篡竊不足贊也獨于蜀志楊戲傳末載戲所著季漢輔臣贊且冠之以昭烈皇帝其敘有云承

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皇皇漢主大書特書尊之至矣其作蜀二主傳首書先主後主次書姓次書諱而吳志則書孫權字仲謀孫亮字子明皆直斥其姓名又蜀后稱后吳后稱夫人皆抑吳尊蜀之意魏帝雖升爲紀而同爲三國之主惟魏國尊而奉之則猶是先主備吳主權同例耳魏文帝紀載漢帝奉璽綬禪授之冊而不書魏王登壇受禪之詔蜀先主傳則大書卽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而詳書詔文二百字名正言順而魏吳之篡竊愈見其可恥此春秋之法也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其時獻帝尚在蜀主卽位承祚恐後世之譏故書云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蓋其史筆之審慎如

此魏文篡漢羣臣勸進修陳符瑞皆削去之獨于章武之初勸進表文一一書之其詳悉又如此且承祚所推重者惟武侯故于傳末具載諸葛氏集目錄篇弟而并書所進表文于後稱其無惡不懲無善不顯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又比之于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又進而擬之以咎繇大賢周公聖人而極贊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承祚之心悅誠服有如此特其評末有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是因晉以蜀爲僞朝承祚身爲晉臣而論敵國之臣不得不稍從貶抑此亦史家之通例也統觀魏蜀吳志知承祚顯分三國之名隱寓帝蜀之義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卽其義而申明之是時琅邪

嗣統與漢中承制相似祧魏承漢固其宜爾朱子作綱目時南宋之局又與蜀漢相似且代已屢革易于論定而後世反斥承祚之帝魏寇蜀誣妄甚矣昔秀水朱氏讀先主傳中卽位詔文曾有陳承祚以統與蜀之論近如嘉定錢先生陽湖惲子居氏論斷三國志體例俱能不囿于俗說茲復旁通而曲暢之質諸足下當亦聞而首肯也

與丁儉卿書論毛鄭詩譜義例

儉卿足下示所輯修鄭氏詩譜精確不易如檜鄭同譜爲鄭氏之舊王風次豳後亦係鄭氏之舊具見卓識又如補定之方中于衛譜補陟岵于魏譜補車鄰黃鳥于秦譜補鹿鳴魚麗皇矣于雅譜而三頌之譜各補其缺又別爲續譜以附于後條縷明析如示諸掌後之宗鄭學者得所據依厥功偉矣譜中大雅縣思齊皇矣三篇係以武王文王大明二篇繫以成王按此數詩雖爲文王崩後所作而皆專主文王鄭氏所云某篇某作者皆以時事爲準非以世次爲斷也且如秦風黃鳥係穆公沒後之詩因其詩爲穆公而作故繫以穆公商頌烈祖祀中宗爲中宗崩後所作

而繫以中宗元鳥長發殷武皆作于高宗崩後而亦繫以高宗然則縣思齊諸詩或可繫以文主而商頌那詩雖有湯孫之文特其詩爲祀湯而作或卽繫之于湯不必編入太甲矣魯頌四篇皆指僖公不必因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之事而編入文公矣惟周頌敘述列祖原不必專指成王而皆爲成周致太平之詩自當以成王爲主此又與縣思齊之例不同鄙見如此書以代跋惟足下正之禮記匡扶鄭說詁解甚確惟傳寫有脫誤處爲簽注若干條原書封歸掌記卽鑒收之附問近狀不宣

梅江論文書

梅江足下別又數日窮居無慘惟展所示大集以盪滌胸
次之塵穢而破其鬱結僕于此事無能爲役特不欲自蹈
卑下雖詬病者衆然竝世瑰璋絕特之士或謬爲推挹今
得足下益發吾道不孤竊謂文章之事遂于經精于子汎
濫于諸史百家尤必通達時勢詳析掌故凡朝廷制詔功
令因革損益筆之于書原委秩如出而與海內名公卿賢
士大夫切劘往復蒼粹衆益于是言文而行遠身沒而言
立若私持肌見一得自憙是謂鄉黨自好之文非煥羣雅
之文也今夫野人入宮見帷帳之盛夥頤沈沈忘其顛妄
偏隅之士毀其異已譽其同己聞道大笑何以異是昔之

作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固不襲遷范不襲班柳州服韓而異韓睂山師歐而變歐今之爲文畫地以限動稱八家裁度尺寸惟形模之是肖猶己陳之芻狗飾之以文繡故其言芴然而粗噴然不類諄諄然而沸也昌黎答尉遲生云文者必有諸其中與馮宿書云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嗚呼古人之文曷嘗徇俗所好哉陳商語高三四讀不能通曉樊紹述不蹈前人一言一句彼所爲豪傑之士也若以後指前槩用一律是爲文中之鄉原人而鄉原德之賊文而鄉原文之賊君子不以今人之文例古人然後可與道古不以古人之文限今人然後可與論文此論一出聞者譁然然惟足下能共語而竝世瑰偉絕特之士必有

謂我兩人不戾於古者非言之難而爲之難此則僕自知
之明而不能不斂手讓吾梅江也新寒爲道珍愛不具

答郭祥伯書

十月晦日得手書教以所不及幸甚幸甚拙詩多率意之作卽有發摠性靈者亦爲才力所限不能如吾意之所欲出足下乃賞其沈深樸實縱橫排宕毋乃過于夸詫邪辱賜大集往復孳翫知足下上追古人心下以俟諸百世是謂能自樹立不因循者非尋常之徒所能與乎其間也足下交游滿天下僕亦與賢士大夫相周旋竊謂評詩論文所在皆是而有志于古者海內不過數人豈皆晦其跡埋其名老死于蓬蒿邱壑不見知而不悔與抑天之生才實難其竝世而生者尤難與今僕之所得不敢窺足下什百之一而其心將斬至于古之立言者每恨有見之即歸

時有足下于意中而又恐足下意中未必有僕也今而知
僕之私心過慮者非所以測足下耳月杪有談薊之約固
所願也十一月十五日盛大士謹上

與吳巢松學使書

都門執別歲月若馳近閱邸報知執事奉

天子命視學中州夫中州爲人才薈萃之地執事作興而鼓舞之必將有經世之彥如漢賈生理學之儒如宋程子者相與沐浴教澤舞蹈詠歌以揚厲我

聖清二百年作人之大化而益信執事平日之所學爲不虛也僕自己卯出都羈宦射陽精神頽廢朋舊衰謝吾鄉彭君湘涵溘爾永逝汪君厚夫抱病解組畢君子筠試吏浙東宦况索莫惟其尊人靜翁飲酒賦詩體氣健勝差足慰耳湘涵有懺摩錄其所箸論皆平實學問儒修禪理一以貫之仁和許菊船刺史攝篆吾州代爲鋟板湘涵門弟

子黃茂才景濂郵寄淮上始得受而讀之景濂敦善行博聞強識卽其所就已有足傳聞有薦引入洛者伏惟執事推故人之誼置之於賓從之列則此君親炙言行增長學識又以其間周覽名勝登陟山水異日學成而歸使吾鄉湘涵之門復有繼起此卽執事作興鼓舞之盛意不僅一鄉一邑之私幸已也適乘郵便敬問起居願言之懷百不及一某頓首

答譚康侯戶部書

康侯戶部執事大士居京師三年無所得見執事竊委此行不虛然而五年之別雖有譏述末由質正獨學孤陋悔不可追辱賜書意氣懃懇唐公見推奚以勉副粵東七子之刻于覃溪先生選本外增置四家往者小舟侍御譚談匆促言別忽感鄰笛追悼良友博士故瘦尙不食言而肥然明珠萬斛僅拾一粟元纁束帛所得寸尺區區之意何足小補夸譽過情愧疚靡觴辱寄新什其思幽夔要眇其辭抑揚反復神光離合若遠若近唐李翰林擬古樂府庶幾近之宋以後不多見也唐詩李杜竝峙近人學杜襲其顛遺其神骨若李則不能學不敢學甚者以爲不可學

竊謂太白風詩之正聲少陵變雅之遺響皆濫觴離騷者
也不讀離騷不能學李杜不學李杜并不能爲宋以後詩
下士蕪陋意主速化君子務其深且遠者陟嶮遡梁曲折
赴壑崎嶇經邱煙漬靄聚神風颭颭聽其所止而休焉是
故躑步不息馴致千里累壤不輟終成崇岡笑彼蒙鳩營
巢風至茗折儵然之魚胠于沙而思水讀執事之詩其知
所愧矣抑聞越人去國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
見于國中而喜今走之所見皆不慊于心見所示詩則不
啻足音跲然而驚欬其側也香石艱于一第南山不入詞
苑香鐵不舉進士秋航試吏辛山南歸小舟中途奄化豐
才嗇遇我道固如是邪大士無用之瓢繫而不食特不敢

爲迷者之不問路溺者之不問遂非我而當謂之吾師是
我而當謂之吾友願以師之非我望之執事其必有以惠
教我也操翰申志悃悃而已大士頓首

答黃香石書

香石足下己卯都門兩月相聚一別五稔會合之難至于如此去冬得來訊快若覩面卒卒不及報心甚闕然辱問近狀幸體氣不甚衰弱所學尚不至荒廢然與足下別久言無聽唱無和長抱此爲戚戚足下南轅北轍連不得志于有司長安人海中拾青紫者皆習制舉義而足下窮日夜之力心古人而追之天不生足下于百數十年前與國初諸老齊驅並駕而生足下于今日使足下爲舉世之所不爲夫爲舉世之所不爲非力薄者所能負荷而天獨使足下一身任之此殆天之獨厚于足下也今夫天之生才不分窮達而生才之局或百年一變或數十年一變大

率達者與達者窮者與窮者各以其類而應焉今天下大雅閎達之才不在上而在下然而

天子志切求賢豈不欲使海內英彥竝進于闕下而執政大臣謂賢才難得恐不能抗衡于百數十年以前余謂近世之才特窮于下而末由進散而不能聚耳才聚于上卽見多才散于下卽見少若欲散者復聚聚者不復散則非大有力者不能轉其機而持其局漢之賈董不可作卽有之非建陵侯平津侯諸人所能舉也唐之韓柳不可作卽有之非趙憬賈耽盧邁之徒所能舉也夫是故才之窮者且甘于窮而益厚儲其才不使我國家有乏才之嘆譬若深巖之木大匠不至鬱蔥愈盛况足下如秦松漢柏非可

斷而小者窮達之說以例常人則可以例足下則不可足
下勉之而已承示詩集增刻第六卷又誤粵獄子虎坊襍
識補輯困學紀聞十箋日下偶筆如干卷經部自易宗外
羣經各有端緒名山述作先睹爲快曩列七子詩以小舟
沒後不敢負諾故有是舉迺辱譽言言自慰耳令嗣照文
早慧而天是大不幸事然望足下善自揆遣天既厚足下
以才則必畀以悲苦厄塞之遇昔賢所同無足恠也珍重
自愛臨風悵然未知何日當相見鄒大士再拜

與李海帆觀察論文書

海帆先生執事日來得奉教言示以爲文之法并辱訂正拙作感甚幸甚 國朝以來海內治古文者莫盛于桐城執事熟聞鄉先生遺教以教孝教忠之旨爲可歌可泣之文天下之大事事物物無不備具而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三致意焉夫文章之道通達萬變而各隨其人之情性以出其人狂則其文高明而俊偉其人狷則其文廉直而勁正其人剛則其文發揚而蹈厲其人柔則其文恭敬而溫文卽其所近而深造之皆可進于古之立言者若溺于功利奮欲天機泯喪而又欲欺世盜名自附于著作之列則其文雖或震炫世俗而必有卑猥穢惡之氣

藏于其中惟深于文者能辨之然則治古文者亦治其性情而已矣治性情者亦求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已矣余故讀執事之文而不覺其感動興起也大集謹奉歸記室所管收五月初六日大士再拜

與汪己山員外書

己山執事袁江一水室邇人遠十二日奉訪知體中偶有不適未得見近日所苦想平復念甚僕之所以銷聲滅迹者因兒子璵病久不瘳百事俱廢去冬假旋今春至淮則兒病日篤兒有鄉關之思乃買舟送歸尚冀服習水土或可漸安歸未兩月竟化去僕痛悼不欲生自六月至今六十餘日見兒所遺服物玩好圖書筆研必吞聲嗚咽譬如鳥獸失亡其羣越月踰時猶必徘徊焉嗚號焉躑躅焉踟躕焉凡有血氣之倫莫不係戀其骨肉舐犢之愛情所不免况兒孝謹能善事我而竟舍我而去可哀也諸同人多方慰藉或有以老氏之說進者謂宜屏除憂慮收視反聽

塞其兌閉其門善攝生者不趨于死地而歸于無死地太
上忘情非無情也自有而之無斂情以繕性也或有以釋
氏之說進者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極西之國其土大樂
善人往生無不如意昌黎弔武侍御所謂以妄塞悲者悲
固不待塞佛亦無所妄也此二說皆顯背于吾儒夫人之
不能無情猶其不能無性也生者之不能無死猶死者之
不能復生也則釋老之謬不足辯矣又有勸僕宜讀莊子
者莊子之言與釋老畧相似而亦有近于吾儒彼以生爲
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
在是與無生之旨異與長生之旨亦異也且曰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則于吾道其庶幾矣僕抱喪明之痛惟

喜閱南華寓言詩久不作間取舊作古文隨筆削改以自
消遣溺人必笑執事何以教之頻伽何日至浦晤時望以
此書致閱癸未冬有七言古詩奉贈執事與頻伽次韻見
答已棐入續集冬間擬刻文藁明春葺事當彙送是正也
秋風乍涼眠餐珍重八月十八日盛大士謹上

答李海帆觀察書

八月十二日袁浦舟次相對欷歔嘆人事變遷兩月之間頓殊今昔僕罹天罰折我愛子執事以糧艘人夫滋事部議左遷雖罪人已獲不日卽有

恩旨但今年督漕乃數十年未有之艱苦執事適當其時未免掣肘竊思執事以閎才傑望出宰越中不十年位至監司爲仕途中不易得之盛遇何忽有此挫折則以交于窮愁之人而臭味從此移焉昔望溪先生自言平生數奇與相知者多窮厄或當世名貴人無故相慕則屯蹇輒隨之然則執事之少有挫折非僕之爲累而誰累乎然執事不以挫折之故遽棄僕則僕又何敢以挫折之貽累而自

外于執事哉拙文二首辱點定惟過獎益增愧耳聞行旌
已發不及送想渡河未遠急附郵敬問動靜不宣九月十
四日盛大士謹上

答黃香鐵書

香鐵足下相隔六千餘里無從覓寄書郵所欲言者書又不能盡達半年來惟常常誦足下從徐君所寄一函摩挲展翫如共晤語嗟乎嗣宗窮途楊朱歧路禽尚之契各在天末甚矣悲哉此之爲別曩與足下相見在庚辰之夏忽忽五年人事代謝死生契濶言之痛心小舟物故其精誠魂魄時或見諸寤寐七子詩刊成夜夢髣髴執手慰勞如平生覺而孤燈熒熒然聽悲風撼壁寒蟬欲語不自知涕泗之滂沱也承詢璵兒病狀書至淮壩兒奉書以泣時僕以事假旋兒留于淮今春正月杪僕復詣淮則兒病大劇淒然動首邱之想二月廿七日送歸婁東月餘竟爾奄化

僕今年五十有五矣遭天酷罰泥沈金鑠蘭枯竹裂欲生
不可求死不得終日混混思覓荒原無人處放聲一哭奈
目之所見身之所歷皆彼樂此哀秦肥越瘠落莫相眎實
偏處此畏而走避如涓蜀梁之明月霄行俛見影爲伏鬼
印眊髮爲立魅也失氣而死朝不及夕惟念平素洛誦副
墨相依爲命詩集外古文襍箸十數萬餘言編纂未竟恐
一旦棄世不惟射聲之鬼長恨他鄉抑且脈望之灰竟委
塵劫乃鏤不忍舍手自編訂并以兒詩附後自今秋開雕
計明春可卒事其間妍媸混淆舛謫失當文章之傳非所
敢望後世譏我又誰解免久思引疾速歸又恐僻處海角
足下公車來不獲一面故忍而留此足下或由長江入洛

迤邐北去不及過淮則必于禮部試後無論得失至淮一
晤垂勿忘故人之言且更有勸者足下得志則出所學爲
一世用不得志則蓄所學爲百世用慎勿以賢于流輩稍
自退沮凡交近則相靡以信遠則忠之以言僕非茂齒子
誠惻陰獻此愚誠惟當亮簪香鐵香鐵雲山萬重會合之
期邈在何日臨風操觚聲淚俱咽順時保愛不盡所云九
月四日盛大士謹上

與姚春木書

春木先生執事居近二百里神交二十有餘載願言之懷
莫由自達中春見所寄雷存齋書詢及拙著已刻者有幾
未刻者有幾具見勤心延攬雖庸陋如僕猶心焉數之伊
古賢人君子未有不心醇氣和謙謙然不自滿足者今執
事虛懷集益至于如此使僕願見之心更切思欲盡出所
作就正而寶應相距一水失之交臂秋間行旌南去從吳
門泛錢塘道里阻隔虛此良覲又數月于茲矣昨得令弟
書知拙文數篇已附便郵達覽并以大著一首寄示發函
朗誦何啻身侍于几席之間而承其緒論也書中所論著
書輯文各有體例著書者必羅列掌故包舉鉅細輯文者

必綜攬文辭兼別體用此皆精當之論無可易者卽如杜佑通典專言政事而文辭炳然則事爲主而文輔之者也姚鉉唐文粹專主文章而掌故秩然則文爲主而事從之者也由唐及宋著述之例不相混淆若旣以選文起例而復以經濟標名是蹈近習而違古法恐不能免來哲之譏竊謂此事爲之實難言之亦甚不易譬猶門外人不能度堂上之几筵堂上人不及辨室中之奧阼必欲申其所是正其所非一傳衆咻口衆我寡又惡用此駁辯者爲憶僕十數年前曾客虞山張氏分校太平御覽同事者妄改古書治明人陋習僕以一人抵排攘斥之衆論不合決然引退此非過于膠固實恐後世之紛紛歸咎也今從篋中檢

得此文奉質惟惠教之勿吝令弟將膺薦入都未識執事
能渡江北來否葉生紉蘭畱寓學舍窮愁寂寞中獲此文
字緣亦足欣幸聞其在門牆已久所造故自不凡此間談
莠者絕少類伽在袁浦亦不常見惟郵筒往來甚便也臨
書主臣不盡積悵惟千秋述作爲道自愛不宜乙酉十二
月二日盛大士頓首謹上

華亭范學誠校